



志第二十四

遼史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勅修

儀衛志一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渤海
立敬瑯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餘而居有
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
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之強哉文謂之儀武
謂之衛足以成一代之規摹矣考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
作儀衛志

輿服

自黃帝而降輿服之制其來遠矣禹乘四載作小車商人得桑根之瑞爲大輅周人加金玉象飾益備秦取六國儀物而分別其用先王之制置而弗御至漢中葉銳意稽古然禮文之事名存實亡蓋得十一於千百焉唐之車輅因周隋遺法損益可知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絳常服用宇文制以紫緋綠碧分品秩五代頗以常服代朝服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晉之遺制也考之載籍之可徵者著輿服篇冠諸儀衛之首

國輿

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冑者加之華飾禁制踈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隆勢固然也輯其可知著于篇

大輿柴冊再生儀載神主見之

輿臘儀見皇帝皇后升輿降輿

總纛車駕以御馳祭山儀見皇太后升總纛車

車納后儀見皇后就車

青幘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馳公主下嫁以賜之古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

遺意歟

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懸鐸後垂大氈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亦賜公主

椅冊皇太后儀皇帝乘椅自便殿舉至西便門鞍馬祭山儀皇帝乘馬侍皇太后行臘儀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獵圍瑟瑟儀俱乘馬東行群臣在南命婦在北

漢輿

太宗皇帝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劉煦等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冊禮自此天子車服昉見於遼太平中行

漢冊禮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轎成唐輿輅盡在遼廷矣

五輅周官典輅有五輅秦亡之後漢創製

玉輅祀天祭地享宗廟朝賀納后用之青質玉飾黃屋左纛十二纓在衡二鈴在軾龍輈左建旂十二旒皆畫升龍長曳地駕蒼龍金塗鏤錫盤輦纓十二就遼國勘箭儀皇帝乘玉輅至內門聖宗開泰十年上升玉輅自內三門入萬壽殿進七廟御容酒

金輅饗射祀還飲至用之赤質金飾餘如玉輅色從其質駕赤駟

象輅行道用之黃質象飾餘如金輅駕黃駟
革輅巡狩武事用之白質革鞅駕白翰

木輅田獵用之黑質漆飾駕黑駟

車制小於輅小事乘之

耕根車耕藉用之青質蓋三重餘如玉輅

安車一名進賢車臨幸用之金飾重輿曲壁八變在衡
紫油纁朱裏幘朱絲絡網駕赤騮朱盤鞶纓

四望車一名明遠車拜陵臨弔則用之金飾青油纁朱
裏通幘駕牛餘同安車

涼車赤質省方罷獵用之赤質金塗銀裝五綵龍鳳織

藤油壁緋條蓮座駕以橐駝

輦用人挽本宮中所乘唐高宗始制七輦周官巾車有輦
以人組挽之太平冊禮皇帝御輦

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辟畫雲氣金翅前有軾下有枓
欄絡帶皆繡雲鳳銀梯主輦八十人

大芳輦

仙游輦

小輦求壽節儀皇太后乘小輦

芳亭輦黑質幕屋緋欄皆繡雲鳳朱綠夾窻花板紅網
兩簾四竿銀飾梯主輦百廿人

大玉輦

小玉輦

逍遙輦常用之樓屋赤質金塗銀裝紅條輦官十二人
春夏緋衫秋冬素錦服

平頭輦常行用之制如逍遙無屋冊承天太儀皇太后
乘平頭輦

步輦聖宗統和三年駐蹕土河乘步輦聽政

羊車古輦車赤質兩壁龜文鳳翅緋幃絡帶門簾皆繡
瑞羊畫輪駕以牛隋易果下馬童子十八人服繡瑞
羊輓之

輿以人肩之天子用鞢絡臂鞞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銀螭頭緋繡鳳欄上施錦褥別
設小床奉輿十六人

小輿赤質青頂曲柄緋繡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上有御
座奉輿二十四人

皇太子車輅

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冊皇太子儀乘黃令
陳金輅皇太子升降金輅

輅車五日常朝享宮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飾紫幃朱裏
駕一馬

四均車中臨用之金飾紫油纁通幟駕一馬

十四

志第二十五

遼史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口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儀衛志二

國服

上古之人網罟禽獸食肉衣皮以儷鹿韋掩前後謂之鞞
然後夏葛冬裘之制與區周公陳王業七月之詩石於一
日于貉三月條桑八月載績公私之用由是出矣契丹轉
居薦草之間去遠古之風猶未遠也太祖仲父述瀾以遙
輦氏干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為樹藝桑麻組

織之教有遼王業之隆其亦肇迹於此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筐櫛載而至織麗更毛毳被土網木於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詳國服以著厥始云

祭服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縣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鞞

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右戴紅帕服絡縫紅袍縣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鞞

臣僚命婦服飾各從本部旗幟之色

朝服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朝服衷甲以備非常其後行瑟瑟禮大射柳即此服聖宗統和元年冊承天皇帝太后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皇帝服實里薛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鞞謂之國服衮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

臣僚戴氈冠金花爲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攲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服紫窄袖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爲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群臣高年

有爵秩者皆賜之

公服謂之展裹著紫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詔八房族巾幘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勳戚之後及夷離董副使并承應有職事人不帶巾

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紫衣

常服

宰相中謝儀帝常服高麗使入見儀臣僚便衣謂之盤裹綠花窄袍綠中單多紅綠色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次之又有銀鼠充潔白賤者貂毛羊鼠沙

狐裘

田獵服

皇帝幅巾擐甲戎裝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扞腰蕃漢諸司使以上並戎裝衣皆左衽黑綠色

弔服太祖叛弟刺哥等降素服受之

素服乘赭白馬

漢服

黃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享唐收殷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爲祭服通天絳袍爲朝服平巾幘袍襪爲常服大同元

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晉備法駕受文武百官賀于汴京
崇元殿自是日以為常是年北歸唐晉文物遼則用之左
右采訂撫其常用者存諸篇

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衮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
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
如其綬鞋纒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
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彗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
衣標領為升龍織成文各為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
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襪裾蔽革帶大帶劍

佩綬馬加金飾元日朝會儀皇帝服衮冕

朝服乾亨五年聖宗冊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
冊承天太后儀侍中就席解劍脫履重熙五年尊號冊禮
皇帝服龍衮北南臣僚並朝服蓋遼制會同中太后北面
臣僚國服皇帝南面臣僚漢服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
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常朝仍遵會
同之制

皇帝通天冠諸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
會冬會服之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
幘髮纓翠綫玉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標領宋

襪裾白裙襦絳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佩劍
綬鞮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
加寶飾元日上壽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皇太子遠遊冠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
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綾犀簪
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標襪裾白裙襦白假帶方
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佩綬鞮與上同後改
用白鞮黑烏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
寶飾冊皇太子儀皇太子冠遠遊服絳紗袍

親王遠遊冠陪祭朝饗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

蟬黑介幘青綾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標裾白
裙襦革帶鈎鞬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鞮烏劍佩
綬二品以上同

諸王遠遊冠三梁黑介幘青綾

三品以上進賢冠三梁寶飾

五品以上進賢冠二梁金飾

九品以上進賢冠一梁無飾

七品以上去劍佩綬

八品以下同公服

公服勘箭儀閣使公服繫履遼國嘗用公服矣

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拓黃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鞞

皇太子遠遊冠五日堂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

白裙襦革帶金鈎黼假帶方心紛鞞囊白鞞烏皮履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幘纓簪導謁見東宮及餘公事
服之絳紗單衣白裙襦帶鈎黼假帶方心鞞履紛鞞
囊

六品以下冠幘纓簪導去紛鞞囊餘並同

常服澁國謂之穿執起居禮臣僚穿執言穿鞞執飾也
皇帝拓黃袍衫折上頭中九環帶六合鞞起自宇文氏

唐太宗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
服而已

皇太子進德冠九珎金飾絳紗單衣白裙襦白鞞烏皮
履

五品以上幘頭亦曰折上巾紫紕牙笏金玉帶文官佩
手巾箠袋刀子礪石金魚袋武官鞞七事佩刀刀
子磨石契苾真鞞計筒火石袋烏皮六合鞞

六品以下幘頭緋衣木笏銀帶銀魚袋佩鞞同

八品九品幘頭綠袍鍤石帶鞞同

志第二十五卷

志第二十六

遼史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無軍國軍事書若丞相驛務國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奉

勅修

儀衛志三

符印

遼輦氏之世受印于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
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冊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
綬是時太祖受位遼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晉宋帝
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

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玉螭紐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魚鳥蒙子嬰以上漢高祖王莽篡漢平皇后
投璽殿階螭角微玷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
權以歸于魏魏文帝隸刻有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
唐更名受命寶晉上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往往
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聖宗開泰十
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于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
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遣傳國璽
于桑乾河

玉印太宗破晉北歸得于汴宮藏隨駕庫穆宗應曆二年
詔用太宗舊寶

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印臣僚宣命
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書詔批荅用之

契丹寶受契丹冊儀符寶郎捧寶置御坐東

金印三晉帝所上其文未詳

皇太后寶制未詳天顯二年應天皇后稱制群臣上爾綬

冊承天皇太后儀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

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

皇太子寶未詳其制重熙九年冊皇太子儀中書令授皇

太子寶

印

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文官制誥

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印軍職制誥

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宮都部署印並銀鑄文不過六字以上以銀朱為色

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並銅鑄以黃丹為色諸稅務以赤石為色

杓窠印杓窠鷲鳥之總名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符契

自大賀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過刻木為牌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魚

金魚符七枚黃金鑄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于內府

銀牌二百面長尺刻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勅走馬牌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劄給驛馬若干驛馬闕取它馬代法晝夜馳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親臨須索更易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木契正面爲陽背面爲陰閣門喚仗則用之朝賀之禮宣
徽使請陽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門以契授西上閣門使
云授契行勘勘契官聲喏跪受契舉手勘契同俛興鞠
躬奏內外勘契同閣門使云准勅勘契行勘勘契官執
陰面木契聲喏平身立少退近後引聲云軍將門仗官
齊聲喏勘契官云內出喚仗木契一隻准勅付左右金
吾仗行勘勘契官云合不台門仗官云合凡再勘契官
云同不同門仗官云同亦再勘契官近前鞠躬奏勘官
左金吾引駕仗勾畫都知其官其對衛勘同平身少退
近後右手舉契云其契謹付閣門使進入閣門使引聲

喏門仗官下聲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閣門使上殿納契
宣徽使受契閣門使下殿奉勅喚仗

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
執雌箭東上閣門使執雄箭如勘契之儀詳具禮儀志

志第二十七

遼史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權國軍中書右丞權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朕脫奉

勅修

儀衛志四

帝王處則重門擊柝出則以武為營衛勞人動衆豈得已哉天下大患生於大欲不消以不遠慮深防耳智英勇傑魁臣雄藩於是乎在寓武備於文物之中此儀仗所由設也金吾黃麾六軍之仗遼受之正旦晉受之後唐後唐受之梁唐其來也有自耶律儼陳入任舊志有未備者兼考之遼朝雜禮云

國仗

王通氏言舜歲徧四岳民不以勞營衛省徵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麾斥地萬里經營以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太宗燕制中國秦皇供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旌頭豹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感勤動輒迹相尋民勞財費此故之以歟遼自大賀氏摩受唐鼓纛之賜是為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唐晉以前以用皆是物也著于篇首以見艱難創業之主豈必厚衛其身云

十二神纛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華蓋

直柄華蓋

遙轅末主遺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帳前諸弟刺哥等叛勻德實縱火焚行宮皇后命曷古魯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于殿前聖宗以輕車儀衛拜帝山

渤海仗

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全主備乘輿羽衛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守自儀衛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衛

也

漢仗

大賀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名弟繼之尚主封王既觀上國
開元東封邵國扈從又覽太宗之盛自是朝真歲至于唐
遼始祖涅里亨送輦氏世為四相目見耳聞歎企帝王之
容輝有年矣遙輦致鼓壽懸於太祖帳前曾何足以副其雄
心霸氣之所睥睨哉厥後交承聘唐不憚勞勩至於太宗
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也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
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烈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躡棄
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晉心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

于遼周宋按圖更制矣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
著焉

太宗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備車輅法物上皇太后冊禮劉
煦盧重備禮上皇帝尊號

三年上在薊州觀道守駕儀衛圖遂備法駕幸燕御元和殿
行入閣禮

六年備法駕幸燕迎導御元和殿

大同元年正月朔備法駕至汴上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僚
朝賀自是日以為常

二月朔上御崇元殿備禮受朝賀

三月將幸中京鎮陽詔收鹵簿法物委所司押領先往未幾鎮陽入漢鹵簿法物隨世宗歸于上京

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問軍事上報曰朝會起居如禮是月太宗崩世宗即位鹵簿法物備而不御

穆宗應曆元年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

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神樞升輜輳車具鹵簿儀衛

六月聖宗至上京留守具法駕迎導

聖宗統和元年車駕還上京迎導儀衛如式

三年駕幸上京留守具儀衛奉迎

四年燕京留守具儀衛導駕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賀

是後儀衛常事史不復書

鹵簿儀仗人數馬匹

步行擊執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馬擊執二百七十五人

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馬牽

攏官五十二人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攏官六十六人

坐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車

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五人內侍

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縣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

尹一人司錄一人功曹一人六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

太常博士一人司從一人太僕卿一人鴻臚卿一人大理

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
察御史一人兵部尚書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
人兵部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衛將軍三十五
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
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師一
十四人數坊司兼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仗飛一十六人
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
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勳二人
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補闕二人起居舍人
一人左右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

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

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衛隊

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

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

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四匹進馬四匹

駕車馬二十八匹人之數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馬之數

凡千五百二十得諸

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遼朝雜禮者如是至於儀注之
詳不敢傳會云

遼志第二十七

志第二十八

遼史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贊國錄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食貨志上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彊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茨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為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

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
貿易坑冶泉幣群牧遂類採撫緝而為篇以存一代食貨
之畧初皇祖白德實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穡善畜牧
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瀾為干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
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
糺轄踈遠分北大濃兀為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
會同初將東獵三刻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
無害農務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
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為農田三年詔
以諧里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歐董突呂乙斯勃北院温
納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臣
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為本民富則兵足兵足
則國彊上深然之是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敢有傷禾稼者
以軍法論應曆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
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訓助之非經費有餘
其能若是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常而代民稅
蠲蝗為災罷徭役以恤饑貧帝常過葉城見乙室奧隗部
下婦人迪輦等黍過熟未獲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
後逋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獲之以半拾獲者政事令室
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田穀多躡於邊兵請

復今年租六年霜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順剡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庠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統和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百姓搖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園燕廢者則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士產珍異上禮高年鳏寡賜酺連日九年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興宗即位遣使闕諸道禾稼是

年這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空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遂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兩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胸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權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爲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

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
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之迨天慶
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會天祚播遷耶律敵烈等逼立梁
王雅里令群牧人戶運鹽灤倉粟人戶侵耗議籍其產以
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
一駝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
曰民有則我有若今盡償衆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未
絕遼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
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戶丁之數無所
於考聖宗乾享間以上二宗云爲戶此言其實饒善避繇役遺

實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
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
二夫給糶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
給軍饟故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
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
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
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
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
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郭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
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

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麩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
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
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
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
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
也

志第二十八卷

志第二十九

遼史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書右丞利賡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食貨志下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
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徭命有司治其
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
中置看樓分南北市馬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
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
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馬鞍鞞于厥等部以給

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
道路纒屬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
關稅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
尺度者不粥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
車百乘赴集開竒峰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
及保州並置權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
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至
天祚之亂賦斂既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鹽筴
之法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
爲一部治之或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既後魏滑鹽縣也

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刺深命取鹽給軍自
後樂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晉晉獻
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者海之利置權鹽院於
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
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上京計司各以其地
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坑冶則自太
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
木部者多鐵曷木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
古斯曰手山神冊初置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
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北置採

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卅命置冶聖宗太平間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卅興冶採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先代撒刺的爲夷夷董以上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襲而用之遂致富彊以開帝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治邊所鑄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並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

開泰中詔諸道負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傭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面鵠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高隆皆因改元易名其利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楊遵勳徵戶部司逋古舊錢得四十餘萬繼拜樞密直學士劉伸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繼擢南院樞密使其以參沴出錢以振貧乏及諸官分邊戍人負是時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

之助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
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為迭烈
府夷酋也徵遼漢人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
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
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
首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筭當
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鵝軍萬餘疋不加少蓋蓄牧
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為馬群太保上書猶言群牧
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為定籍厥後東丹國歲
貢千疋女直萬疋直不古等國萬疋阻卜及吾獨婦俱隱

各二萬疋西夏室韋各三百疋越里篤剌阿里奧里米蒲
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疋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崇
項馬鬻于夏以故群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
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
初年馬猶有數萬群每群不下千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
馬數萬疋牧于雄霸清澗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
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
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
從軍諸群牧私賣自多敗備亦不足用遂為金所敗棄衆
播遷以訖于六漠以見舊馬皆為大石林牙所有遼之

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
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況名數已見
本紀茲不復載夫真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為遼地干
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獲及其時黍稌高下因其地蓋不
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羨振饑恤難用不
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
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恒患其重滯之難
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興焉西北之通舟
楫比之東南十纜一二遠之方盛貨泉流行國用以穀給
成貨征賜與德萬未聞有所謂楮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
歟此無他舊儲新鑄並聽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
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為國乎以是
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
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
亦善裕其國者矣

志第三十

遼史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中書省丞相驛驛國史領經筵事都統魏臣脫脫奉

款修

刑法志上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蠶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鳴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

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裔董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爲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擐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三宗爲優耳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又有籍沒之法流刑量罪輕重實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一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

袋決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之法木劍大棒之數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于雕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籠細杖及鞭烙法籠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籍沒之法始自太祖爲撻馬狝沙里時奉痕德董可汗命案于越釋魯遏害事以其首惡家屬沒入瓦里及溥欽皇后時析出以爲著帳郎君至世宗詔

之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復沒入焉餘人則沒爲著帳其沒入宮分賜臣下者亦有之木劍大棒者太宗時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沙袋者穆宗時制其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許徒刑之數詳于重熙制杖刑以下之數詳于咸雍制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主從逆不磔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輾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擗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

百又爲集礮生壑射鬼箭砲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開民使不爲變耳歲癸酉下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息民羣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或冤枉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有遼欽恤之意叻見于此神冊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鉅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爲治羣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冤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會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謀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藥者世宗天祿二年天德

蕭翰劉哥及其弟益都等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劉哥遣
益都使轄戛斯國夫四人之罪均而刑異遼之世同罪異
論者蓋多穆宗應曆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
彊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官刑仍付秃
里以爲奴因著爲令十六年諭有司自先朝行幸頓次必
高立標識以禁行者比聞楚古輩故低置其標深草中利
人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然帝嗜酒及獵
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待奉饌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鶻
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
奏對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輒加

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于無弄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
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屍野且命築封干
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蓋其即
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衆
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及海里之死爲長夜之
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斷不絕雖嘗悔
其因怒濫刑諭大臣切諫在廷畏懦解能匡採雖諫又不
能聽當其將殺壽哥念古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
壽哥等斃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應死帝怒斬壽哥等支
解之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凡六十五人斬所犯重

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寘死者賴王子必攝等
諫得免已而怒頗德餉鹿不時致傷而斃遂殺之季年暴
虐益甚嘗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
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故及於難雖云虐止褻御上不及
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快情縱意之具邪
景宗在潛已監其失及即位以宿衛失職監殿前都點檢
耶律夷臘葛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鎖求見自辯語之
曰枉真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復繫之既而躬錄囚
徒盡召而釋之保寧三年以穆宗廢鍾院窮民有究者無
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鍾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吳

王稍為奴所告有司請鞠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
效之命斬以徇五年近侍實魚里誤觸神靈法應死杖而
釋之庶幾寬猛相濟然緩于討賊應曆逆黨主是始獲而
誅焉議者以此少之聖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
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帝壯益習國事統意於治當時更
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詳慎先是契丹
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
二年詔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尸市三日至
是一宿即聽收瘞二十四年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
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

無得擅殺二十九年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
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詔自今但犯罪當黥即准法
同科開泰八年以竊盜賊滿十貫為首者處死其法太重
故增至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決流嘗敕諸處刑獄有
冤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寺
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令又詳決至
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而親為錄囚數遣使
詣諸道審決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為無冤五
院部民有自壞鑿甲者其長佛奴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太
峻詔奪官吏以故不敢酷撻刺千乃方十因醉言宮掖事

法當死特貰其罪五院部民偶遺火延及木葉山北域亦
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為法至於敵八哥始竊薊州王令謙
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盜論止加杖罪
又那母古犯竊盜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論棄市因
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至于五
則處死若是者重輕適宜足以示訓近侍劉哥烏古斯嘗
從齊王妻而逃以赦後會千齡節出首乃詔諸近侍護衛
集視而腰斬之於是國無倖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
犯法故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獄空聞至開泰五年
諸道皆獄空有刑錯之風焉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

嘗親決凡獄訟惟夷離婁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
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以狡智相高風
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
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
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
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
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
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
犯人罪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
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志第三十

志第三十一

遼史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屬軍用事申書象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民胎奉

勅修

刑法志下

興宗即位欽哀皇后始得志昆弟專權馮家奴等希欽哀
意誣蕭浞卜等謀反連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餘人
與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餘輩皆被大辟仍籍其家凶仁
德于上京旣而遣人弒之迫殞非命中外切憤欽哀後謀
廢立遷于慶州及奉迎以歸頗復預事其酷雪不得逞矣
然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

死囚其最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有可奏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為辱朕其懷焉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

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定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右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常曰一馬涉二人不亦甚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疆盜當死以弟從兄具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於枉法受賕詐赦走逸偽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郡王貼不家奴彌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皇后襄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沒焉寧遠軍節度使蕭白彊掠烏古敵烈都詳穩敵魯之女為妻亦以后言免死杖而奪其官

梅里狗丹使酒殺人而逃會永壽節出首特赦其罪皇妹
秦國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張隋本宋所遣灼者大臣
覺之以聞召詰欵伏乃遽釋之後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
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杖三百不徵償小
將軍決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決三百聖宗之風替矣道
宗清寧元年詔諸宮都部署曰凡有機密事即可面奏餘
所訴事以法施行有投誅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二
年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死獄
中下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
凡強盜得實者聽即決之四年復詔左夷离畢曰比詔外

路死刑聽所在官同即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
今雖已欵伏仍令附近官司覆牒無寃然後決之有寃者
即具以聞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六年帝以契
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惕隱蘇樞密使
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存
之時校定官即重熙舊制更竊盜賊二十五貫處死一條
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其重複者二條為五百四十五條
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
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
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校至大安三年止

又增六十七條條納既繁典者不能備習愚民莫知所避
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為姦故五年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
而致國治簡勿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
此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狀意多作條目以因民
干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然自大康元年
比院樞密使卽律乙辛等用事官婢單登等誣告宣詔皇
后乙辛以聞卽詔乙辛劾狀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
一斬尚長命皆籍其家仍賜皇后自盡三年乙辛又與其
黨謀構卽懷太子陰令右護衛大保卽得查刺告知樞密
完事蕭遠撒等八人謀立皇太 詔案無狀出遠撒達不

也外補流護衛撒撥等六人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賞不
則悉行誅戮乙辛教牌卽郎君蕭訛都幹自首臣等獲之
撒等謀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案至杖皇太
子囚之宮中別室殺撻不也撒刺等三十五人又殺速撒
等諸子其幼稚及婦女奴婢家產皆籍沒之或分賜羣臣
燕哥等詐為太子爰書以聞上大怒廢太子徙上京乙辛
尋遣人弒于囚所帝猶不寤朝廷上下無復紀律天祚乾
統元年凡大康三年預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籍沒者出
之流放者還鄉里至二年始發乙辛等墓剖棺戮尸誅其
子孫餘黨子孫減死徙邊其家屬奴婢皆分賜被害之家

如耶律撻不也蕭達魯古等黨人之尤兇狡者皆以賂免
至于覆軍失城以弟免官而已行軍將軍耶律涅里三人
有禁地射鹿之罪皆棄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鐫降決
斷之外悉從軍賞罰無章怨讟日起剽盜相挺叛亡接踵
天祚大恐益務繩以嚴酷由是投崔砲擲釘割鬻殺之刑
復興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獻祖廟雖由天
祚揆慮無策流為殘忍亦由祖宗有以啓之也遼之先代
用法尚嚴使其子孫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擇猶非祖宗
貽謀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籍口何所不至然遼
之季世與其先伐用刑同而興亡異者何歟蓋創業之君

施之于法未定之前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施之于法
既定之後民復何所賴焉此其所為異也傳曰新國輕典
豈獨構事宜而已乎天祚末年遊畋無度頗有倦勤意諸
子惟文妃所生敖盧幹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
元妃之女兄適耶律撻不里女弟適耶律余覲奉先乃誣
言余覲等謀立晉王燕天祚為太上皇遂戮撻不里及其
妻賜文妃自盡敖盧幹以不與謀得免及天祚西狩奉聖
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盧幹遂誅撒八盡其黨盡
敖盧幹以有人望即日賜死當時從行百官諸局承應人
及軍士聞者皆流涕蓋自興宗時遽起太獄仁德皇后崩

于幽所遼政始裴道宗殺宣懿皇后遷昭懷太子太子尋
被害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已亦幾殆至是又自殺其子敖
盧諤傳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遼二百餘年骨肉
相殘滅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噫

志第三十一



